



## 2017年11月20日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成员谨转递专家小组根据第 2353(2017)号决议提交的临时报告。安全理事会第 2353(2017)号决议延长了专家小组的任期，并延长了第 2290(2016)号决议第 12(e)段规定的措施。

报告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专家小组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和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协调人

克莱姆·瑞安(签名)

专家

安德鲁斯·阿塔-阿萨莫阿赫(签名)

专家

安德烈·科尔马科夫(签名)

专家

安娜·奥斯特林克(签名)

专家

科林·托马斯-詹森(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重发。



##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临时报告

### 摘要

专家小组的任务于 2017 年 5 月延长以来，南苏丹各地持续发生战斗，而暴力的后果主要由平民承担。与此同时，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冲突方更深地介入“战时经济”，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开采各种资源(石油、黄金、柚木等)，推动其军事行动，并使实权人物发财暴富。那些能够逃离暴力的人继续逃离，形成了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潮，许多人面临粮食短缺、疾病缠身、家庭和族群离散、教育中断的情况。

尽管南苏丹处于灾难境况，但武装部队、武装团体和民兵，特别是隶属于总统萨尔瓦·基尔和第一副总统塔班·邓·盖的团体和民兵，继续积极阻碍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行动。这些阻碍活动可预见的后果，专家小组认为也是计划实现的后果，是一清二楚的：旨在保护平民免遭暴力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行动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导致该国许多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恶化。具体而言，专家小组发现，政府部队采用战术故意让上尼罗州部分地区的人口减少，同时蓄意加剧瓦乌附近巴加里地区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随着冲突扩大到全国各地，反政府力量日益多样化，分布更加广泛。反对派团体无法获得重要军事物资，这是政府 2017 年在琼格莱州和上尼罗州军事进攻期间加以利用的一个因素。

最近几个月，一些区域国家加紧外交努力，试图推进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的高级别振兴论坛。振兴论坛力求在过渡政府 2016 年 7 月垮台后，恢复 2015 年 8 月《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伊加特与南苏丹一系列利益攸关方开展了广泛磋商，但政府与一些反对派团体缺乏政治意愿，而且区域各国之间存在潜在竞争和利益冲突的情况，对于如何解决冲突、处理破坏者也有着不同的倾向，这些都是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

如果当前的冲突动态不发生改变，在南苏丹即将到来的旱季，政府将继续追求军事胜利而不肯作出政治妥协，战斗将进一步增加，平民苦难进一步加重。

## 目录

	( 页次
一. 背景 .....	4
A. 任务和任命 .....	4
B. 方法 .....	4
C. 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	5
二. 冲突概述 .....	5
三. 区域动态 .....	6
A. 和平倡议 .....	6
B. 不同的区域利益 .....	8
C. 阻碍和平举措 .....	10
四. 族裔暴力和人道主义危机 .....	12
A. 瓦乌：把拒绝粮食援助作为战争武器 .....	12
B. 上尼罗州：以族裔为目标减少人口和威胁强迫迁移 .....	15
C. 赤道大区：强占土地和攫取自然资源 .....	16
五. 选举和政府合法性危机 .....	18
六. 武器 .....	18
七. 结论 .....	19
八. 建议 .....	20
附件*	
一. Examination of Weapons .....	21
二. Weapons Transport Document .....	29
三.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set Freeze and Travel Ban .....	31
四.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	33

\* 附件未经正式编辑，仅以原文分发。

## 一. 背景

### A. 任务和任命

1. 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对助长南苏丹冲突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设立了制裁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制裁委员会于 2015 年 7 月 1 日指认了实施定向制裁的 6 名个人。安理会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通过第 2353(2017)号决议，把制裁制度延长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2. 安全理事会在设立制裁制度时决定，对制裁委员会指认的直接或间接负责、合谋或参与威胁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和(或)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制裁措施。
3. 安全理事会还设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负责提供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信息和分析。这包括与可能的指认有关的信息以及有关向破坏政治进程或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和实体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和相关物资及相关军事或其他援助的信息，包括通过非法贩运网络采取这些行动的信息。根据安理会第 2353(2017)号决议，专家组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4. 秘书长经与制裁委员会协商，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任命了 5 名专家小组成员(见 S/2017/594)：区域问题专家(安德鲁斯·阿塔-阿萨莫阿赫)、自然资源和金融专家(安德烈·科尔马科夫)、人道主义事务专家(安娜·奥斯特林克)、协调员和军火专家(克莱姆·瑞安)、武装团体专家(科林·托马斯-詹森)。
5. 在本次任务期间，专家小组成员迄今访问了埃塞俄比亚、意大利、肯尼亚、瑞士、乌干达、南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B. 方法

6. 本报告根据以下方面编写而成：专家小组 2017 年 7 月至 10 月开展的研究和访谈，以及对南苏丹政府、包括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非洲联盟在内的区域实体和处理南苏丹问题的各个国际组织现有文件的审查。报告还借鉴了专家小组先前的工作，包括以往提交安理会的公开和机密报告、数百次访谈以及各种来源提供的大量情报和证据。
7. 专家小组遵循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2006 年 12 月报告(S/2006/997, 附件)所建议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依据经核实的真实文件和具体证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依据专家的现场观察，包括照片。为满足适当的证据标准，专家小组已通过多个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了本报告中的全部信息。
8. 专家小组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透明度开展工作，同时认识到在必要时需要保密。本报告内有将来源称为“机密”或未予指明之处，皆因专家小组确定，披露来源的身份会对其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本报告将机密的军事消息来源称为“高级”军官或指挥官之处，其军衔为中校至准将级别。将机密的军事消息来源称为

“高层”军官或指挥官之处，其军衔为少将或少将以上级别。某份文件之所以定为机密文件，是因为如果披露该文件，可能危及消息来源的人身安全，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调查。

9. 为了按照第 2353(2017)号决议的要求收集、审查和分析涉及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和有关物资的情报，专家小组综合采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军火和设备检查、照片、其他视频证据、文件评估以及与第一手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由于没有实行武器禁运，无法对武器储存进行正式检查。

### C. 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10. 专家小组独立于联合国机构运作，但还是要为得到的宝贵支持向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领导和工作人员、秘书长苏丹和南苏丹问题特使办公室以及在亚的斯亚贝巴、坎帕拉和内罗毕的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11. 截至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专家小组向 37 个会员国、组织和其他实体发出了 57 份公函，并收到 22 份答复，提供了索要的材料。

## 二. 冲突概述

12. 专家小组任务 5 月延长以来出现的特点是，小组以往提交安全理事会报告中提到的涉及冲突的趋势仍在持续：全国各地继续发生战斗，而平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暴力、有罪不罚和掠夺活动的后果；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冲突方更深地介入“战时经济”，他们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开采各种资源(石油、黄金、柚木等)，并使实权人物发财暴富。那些能够逃离暴力的人继续逃离，形成了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潮，其中许多人面临粮食短缺不安全、疾病缠身、家庭和族群离散、教育中断的情况。

13. 这些趋势日益支离破碎、令人不安，但也有例子明确显示，该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继续在重要的战术和战略问题上进行指挥和控制，而反对派团体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进行指挥和控制。2017 年 5 月，保罗·马隆将军被萨尔瓦·基尔总统解职，并被国家安全局(国安局)扣押，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实施的行动。这次行动还表明，国安局及局长阿科尔·库尔·库克中将在总统压制潜在对手的战略中具有核心地位，协调进行阻止马隆抵达乌韦勒行动的正是这位局长。<sup>1</sup>

14. 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行动面临各种复杂的障碍，也体现出存在国安局等方面的指挥和控制。专家小组从在南苏丹开展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的大量访谈和报告中记录到，越来越多的官僚做法、税收、对工作人员的拘留、骚扰、威胁、拒绝准入和暴力活动所形成的综合限制是系统性的。这些阻碍活动可预见的后果，专家小组认为也是计划实现的后果，是一清二楚的：旨在保护平民免遭暴力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行动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如下文提到的西加扎勒河州和上尼罗州发生的阻碍事件所示，同样清楚的是，这种障碍网产生的原因不是混乱和误解，也不是援助行动和维

<sup>1</sup> 专家小组在马隆被解职前一周正在朱巴，与直接了解情况的南苏丹高级政军人士进行了访谈，根据这些访谈得出了关于 Akol Koor Kuc 作用的结论。

持和平特派团未能与地方当局进行有效的沟通。相反，这些障碍的系统性质表明，这是一种限制人道主义努力和维持和平行动的明确战术，是为了防止采取有效行动，掩盖公然侵犯人权行为，或将国际捐助方提供的资源转用于战争。<sup>2</sup>

15. 尽管有证据表明，所有武装团体不时都会采取阻碍策略，但政府对这种系统性的阻碍活动负有很大责任。专家小组将在本报告随后的章节中，通过来自西加扎勒河州和上尼罗州的证据说明这一点。这两个地区位于该国的东西两侧，冲突动态各不相同，但就在这两个地区，政府部队在紧要关头操纵援助、拒绝援助的做法却如出一辙。瓦乌附近的大巴加里地区的情况更为明显，由于政府拒绝援助进入，当地大批民众缺乏粮食安全的情况极为严重，饥饿造成营养不良和死亡的结果已经记录在案。

16. 在反对派部队方面，里克·马查尔继续保持对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反对派行动的全面指挥，但他身处南非，日常监督的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政府部队在反对派控制地区取得重大进展，而反对派部队似乎继续缺乏重要军事补给，还有一些人脱离苏人解反对派投奔其他反对派团体，因此马查尔对部队的影响大大减弱。同时，托马斯·西里洛·斯瓦卡继续开展活动，试图在中赤道州等地为民族拯救阵线建立影响。在一些人脱离苏人解反对派投奔民族拯救阵线后，特别是在约翰·肯伊·罗布伦 2017 年 7 月叛离后，民族拯救阵线和苏人解反对派部队近几个月发生了数次小规模冲突。<sup>3</sup>

17. 如果南苏丹当前的冲突动态不发生改变，在即将到来的旱季，政府将继续追求军事胜利而不肯作出政治妥协，东赤道州、琼莱州、上尼罗州和团结州等许多地区的冲突可能升级，平民的苦难也可能因此加重。

### 三. 区域动态

#### A. 和平倡议

18. 专家小组 2017 年 9 月 20 日报告(S/2017/789, 第 29 段)述及各种区域和平与政治和解进程，这些进程仍然是国际社会为制止暴力并最终结束南苏丹内战开展的主要举措。报告印发以后，一些区域国家加大了推动伊加特高级别振兴论坛的外交努力。论坛力求在过渡政府 2016 年 7 月垮台后，恢复 2015 年 8 月《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S/2015/654, 附件)。然而，在协议签署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实地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sup>4</sup> 而且，虽然伊加特与包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前被羁押者派和南苏

<sup>2</sup> 政府试图挪用资源的两个例子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在朱巴的仓库 2016 年 7 月遭到抢掠(S/2016/793, 第 39 段)；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办理工作许可证收取过高费用(S/2017/326, 第 89 段)。

<sup>3</sup> 2017 年 8 月与托马斯·西里洛·斯瓦卡将军在亚的斯亚贝巴进行的访谈。

<sup>4</sup> 里克·马查尔仍然流亡南非，他在南非继续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一些成员进行指挥和控制；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叛逃分子与政府的人组建了新的政治运动，部分有相关联的武装人员，冲突已经扩大到其他地区，尤其是赤道大区。



丹境外的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在内的南苏丹一系列利益攸关方开展了广泛磋商，但区域各国之间存在潜在竞争和利益冲突的情况，对于如何解决冲突、处理破坏者也有着不同的倾向，这些都是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sup>5</sup>

19. 论坛前进行的磋商反复提到了伊加特在挽救《协议》方面面临的挑战。各方持续交战，对高级别振兴论坛根本目的的深刻分歧仍有待化解。有些问题涉及到高级别振兴论坛：论坛将使《协议》更具有包容性，还是仅仅让一个许多反对派团体认为非法的政府具有合法性，目前也不清楚论坛将如何实现目标。<sup>6</sup> 这些因素对于取得切实进展构成重大障碍。

20. 政府代表和反对派团体在会见执行者时表示支持高级别振兴论坛，<sup>7</sup> 但对论坛的目标表达了保留意见，对达成任何有意义的成果期望较低。<sup>8</sup> 由于论坛前磋商的方式造成关系紧张，政府明显地试图将部分反对派团体排除在论坛之外。2017年10月6日，政府致函伊加特驻朱巴联络办。内阁事务部长马丁·埃利亚·罗姆洛在信中指出，同各方分别磋商的想法意味着“……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并不存在，《协议》已经死亡，正如南苏丹反和平政治人士及其支持者多次表示，还意味着论坛试图使《协议》死灰复燃”。<sup>9</sup> 同样，在2017年10月5日邓·盖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后，第一副总统塔班·邓·盖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人解运动)反对派派别发表公报称，该派别已经准备作为统一政府的成员而不是《协议》缔约方参与磋商。

21. 但是，目前在政府中任职的前羁押者代表反对政府对伊加特磋商办法的解释，并且不认为与各方分别磋商会破坏《协议》的执行。<sup>10</sup> 其他反对派团体，包括里克·马查尔领导的苏人解运动反对派派别和加布里埃尔·项森领导的联邦民主党，则强调它们的关切在于，政府坚持认为高级别振兴论坛不是对和平协议的重新谈判，而这种立场已经纳入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以及伊加特部长理事会的表述之中。<sup>11</sup> 它们还表示，尽管各方存在不同的立场和利益，但政府似乎将论坛狭隘地

<sup>5</sup> 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主席费斯图斯·莫哈埃在2017年9月26日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时指出，他没有任何依据报告说在执行和平进程中取得了任何进展(见 S/PV.8056)。

<sup>6</sup> 2017年9月和10月与三位南苏丹前部长和反对派成员(在内罗毕)、一名南苏丹民间社会代表(在比勒陀利亚)和一名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南苏丹中立观察员(在内罗毕)进行的访谈。

<sup>7</sup> 例如，见政府间管理组织(伊加特)，“伊加特开始就高级别振兴论坛与协议缔约方和疏离团体磋商”，2017年10月3日。可查阅：[www.igad.int/programs/115-south-sudan-office/1667-igad-started-the-consultation-on-the-high-level-revitalization-forum-with-parties-to-the-agreement-and-estranged-groups](http://www.igad.int/programs/115-south-sudan-office/1667-igad-started-the-consultation-on-the-high-level-revitalization-forum-with-parties-to-the-agreement-and-estranged-groups)。

<sup>8</sup> 2017年7月、8月和9月与三位南苏丹前部长和反对派成员(在内罗毕)、一名南苏丹民间社会代表(在比勒陀利亚)和几名南苏丹反对派代表(在内罗毕和坎帕拉)进行的访谈。

<sup>9</sup> 见《苏丹论坛报》，“苏丹和平伙伴在伊加特协商问题上意见分歧”，2017年10月9日。可查阅：[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63713](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63713)。

<sup>10</sup> 2017年10月7日前被羁押者给伊加特朱巴联络处的信。

<sup>11</sup> 马丁·埃利亚·罗姆洛和埃扎克埃尔·鲁尔·盖特库斯等政府部长一直宣传关于高级别振兴论坛不是一次重新谈判的观点，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主席费斯图斯·莫哈埃和伊加特部长理事主席在表态中也不断出现这一观点。见新华网，“东非集团称力求巩固南苏丹和平进程”，2017年7月25日；Tamazuj 电台，“政府称伊加特首脑会议决定不审查和平协议”，2017年6月13日；2017年7月20日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主席费斯图斯·莫哈埃2017年7月20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见 S/PV.8008)。

理解为一个《协议》的“进展审查活动”，认为论坛不应重新审查《协议》的任何规定，它们对此感到不安。

22. 尽管各方对高级别振兴论坛持保留意见，但与执行者的互动仍在继续，主要是因为害怕被贴上“破坏者”的标签，害怕成为单边、区域和(或)国际制裁的目标。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7 年 9 月 22 日表示，将随时对南苏丹反对和平的方面实施制裁，许多南苏丹利益攸关方似乎加强了与论坛的正式但非实质性的互动。<sup>12</sup>

23. 除高级别振兴论坛外，其他区域和平倡议进展甚微。由于南苏丹政府缺乏政治意愿，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主导的统一苏人解运动的努力陷入僵局(见下文第 28 段)。<sup>13</sup> 肯尼亚在 2017 年 10 月 16 日一周主持召开了反对派初步会议，以加强多种团体之间的团结，但这一进程的前进方向仍不明确。<sup>14</sup> 这种论坛有着各种各样的支持力量和解决冲突的办法，使得反对派团体和南苏丹政府能够轻易地通过“挑选论坛”，对由此产生的缺乏区域共识的情况加以利用。

## B. 不同的区域利益

24. 区域经济、安全和政治问题继续破坏关于如何解决冲突的共识，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都了解区域行为体有着各自的利益，并对这些行为体加以利用。乌干达最直接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并受到影响，目前境内有 100 多万南苏丹难民，<sup>15</sup> 给该国的基础设施、安全和经济稳定带来压力。南苏丹是乌干达的重要贸易伙伴，南苏丹的经济由于冲突加速下滑，对坎帕拉到 2020 年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计划产生了负面影响。<sup>16</sup> 但是，乌干达没有尽其能力充分发挥对南苏丹的影响力，比如通过拒绝向苏人解运送的武器从乌干达过境等方式迫使政府停止军事行动，集中精力推进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此外，乌干达与埃塞俄比亚在区域争霸并在南苏丹国内争取影响力，也影响到总统的谋划。乌干达重视苏人解运动统一坎帕拉进程，而轻视伊加特牵头的高级别振兴论坛，据专家小组的消息来源称，乌干达当局认为埃塞俄比亚是振兴论坛的推手。<sup>17</sup>

<sup>12</sup> 2017 年 6 月、8 月和 9 月与机密外交人士和独立分析人士进行的访谈；2017 年 9 月 20 日在纽约举行的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720 次部长级会议关于南苏丹局势的公报第 20(c)段，可查阅：[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720th-meeting-of-the-psc-at-the-ministerial-level-on-the-situation-in-south-sudan](http://www.peaceau.org/en/article/communique-of-the-720th-meeting-of-the-psc-at-the-ministerial-level-on-the-situation-in-south-sudan)。

<sup>13</sup> 2017 年 7 月、8 月和 9 月与三位南苏丹前部长和反对派成员(在内罗毕)、一名南苏丹民间社会代表(在比勒陀利亚)和南苏丹反对派代表(在内罗毕和坎帕拉)进行的访谈。

<sup>14</sup> Jason Patinkin, “南苏丹反对派团体在肯尼亚举行会议统一立场”，路透社，2017 年 10 月 16 日。

<sup>15</sup> 乌干达境内南苏丹难民情况最新数字，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信息共享门户。可查阅：<http://data.unhcr.org/SouthSudan/country.php?id=229>。

<sup>16</sup> 见乌干达国家计划局，“实现乌干达中等收入地位路线图”。可查阅：<http://npa.ug/wp-content/uploads/ROADMAP-MIDDLE-INCOME-STATUS-FOR-UGANDA.pdf>。

<sup>17</sup> 专家小组与国际外交官和区域政治分析家的来往函件。



25. 同样，肯尼亚在南苏丹也有着大量的经济利益。特别是，肯尼亚(以及乌干达)的银行和房地产部门是来自南苏丹的金融资产和洗白资金的主要目的地。<sup>18</sup> 由于涉及2017年选举的国内挑战，肯尼亚在区域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大大减小。但是，与东赤道州接壤地区的不安全状况日益严重，并由此带来难民潮加剧的风险，而且武装团体仍有可能继续袭击和抢劫南苏丹境内防卫不严的肯尼亚银行(特别是肯尼亚商业银行和象牙银行的分行，本提乌和博尔两地就曾发生过此类事件)，<sup>19</sup> 因此肯尼亚仍有强烈的动机继续积极参与南苏丹事务。

26. 苏丹似乎更注重其他区域问题，如卡塔尔和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影响，并把永久解除美国实施的部分制裁作为要务。<sup>20</sup> 埃塞俄比亚也同样忙于应对其他紧迫问题，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尼罗河复兴大坝的建造。大坝加剧了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因水权引发的紧张关系，而开罗与朱巴之间不断加深的联系<sup>21</sup> 使这种对抗变得更加复杂。<sup>22</sup>

27. 由于这些相互竞争的议程和干扰等，虽然乌干达主导的苏人解运动统一进程、肯尼亚与反对派团体开展的努力以及高级别振兴论坛声称具有互补性，但这些进程和举措不具有互补性，也没有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sup>23</sup> 伊加特最近提出了两个月完成高级别振兴论坛的期限，<sup>24</sup> 但专家小组认为，如果在伊加特国家元首一级不能就如何构建并最终实现论坛的预期成果达成共识，并辅之以可信的惩罚性措施，包括对那些对实地部队进行指挥和控制者实施有针对性的联合国制裁，振兴论坛不太可能使《协议》的执行工作重新走上正轨。<sup>25</sup>

<sup>18</sup> 例如，见非政府组织 Sentry 题为“战争罪行不应获利——停止对南苏丹的掠夺和破坏”的报告，2016年9月。

<sup>19</sup> 2014年1月3日在本提乌发生了抢劫肯尼亚商业银行和象牙银行分行事件。肯尼亚商业银行博尔分行2013年12月26日遭到抢劫。

<sup>20</sup> 苏丹必须结束在南苏丹破坏稳定的活动，这是2017年10月6日美国部分解除对苏丹制裁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见美国国务院，“政府高级官员谈对苏丹制裁：特别通报”，2017年10月6日。可查阅：[www.state.gov/r/pa/prs/ps/2017/10/274678.htm](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7/10/274678.htm)。

<sup>21</sup> 进入2017年以来，南苏丹和埃及关系有所回暖。2017年1月，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与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总统讨论了各种双边问题。访问后，埃及于2017年6月向南苏丹捐赠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埃及主管苏丹和南苏丹事务外交部长助理艾哈迈德·法德勒·雅各布在仪式上表示，捐赠是“……埃及与南苏丹密切历史联系的象征”。见《朱巴观察报》，“埃及捐赠人道主义援助物资”，2017年6月13日。

<sup>22</sup> 2017年7月和8月与一名南苏丹前部长(在内罗毕)、一名南苏丹学者(在比勒陀利亚)、一名独立分析人士(在亚的斯亚贝巴)及在纽约和该区域的国际外交界成员进行的访谈。

<sup>23</sup> 2017年9月和10月与民间社会行为者、独立分析人士和南苏丹专家进行的访谈。

<sup>24</sup> Tamazuj 电台，“伊加特小组与基尔会谈，设定振兴和平最后期限”，2017年10月13日。

<sup>25</sup> 区域行为体还对南苏丹局势表态不一。尽管试图就里克·马查尔流亡南非问题表达统一立场，但苏丹等国坚持认为该反叛领导人可在南苏丹寻求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由于各方立场相左，联合监测和评价委员会主席费斯图斯·莫哈埃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一再表示，希望各行行为体以一个声音说话。多个南苏丹反对派团体赞同这一观点。2017年7月、8月和9月与南苏丹各反对派团体进行的访谈。见2017年7月20日莫哈埃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见 S/PV.8008)。

### C. 阻碍和平举措

28. 南苏丹总统及其效忠者一再蓄意计谋挫败区域和双边进程。一个常见的手段是，提出对立举措，分散利益攸关方的注意力，以争取时间推进军事目标。例如，在乌干达总统领导的苏人解运动统一进程中，基尔总统推出了一个平行进程，削弱了前者更为广泛的议程，据称是为了修补他与前部长、苏人解运动创始人约翰·加朗博士的遗孀丽贝卡·尼安登的紧张关系。无论基尔的努力是否出于真心，他没有争取到尼安登，并成功地挫败了乌干达的努力。<sup>26</sup>

29. 塔班·邓·盖成为第一副总总统以来，竭力排挤前任里克·马查尔，在国内外树立起自己作为合法、可靠接班者的形象。<sup>27</sup> 邓·盖在政府中关系最密切的盟友是石油部长埃扎克埃尔·鲁尔·盖特库斯，此人是美国公民，在南苏丹 2011 年宣布独立前担任苏人解运动驻美国代表，2013 年内战开始时曾与马查尔结盟。邓·盖和盖特库斯已经站在总统一边，试图在国际上孤立马查尔，组建民兵部队袭击实地的苏人解反对派战斗人员，恐吓并压制其支持者及其他政府反对者，挫败扩大政治进程包容性的区域努力。<sup>28</sup> 在专家小组 2017 年 9 月 12 日会见邓·盖、盖特库斯及国防和老战士事务部长库尔·曼扬·朱克时，邓·盖罔顾大量证据，仍称实地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正在改善(S/2017/821，第 144-152 段)。<sup>29</sup> 盖特库斯则重申了总统、马丁·罗姆洛和其他人此前对高级别振兴论坛的批评，质疑伊加特的意图，强调《协议》不应重新解释或重新谈判。

30. 专家小组 2017 年 4 月报告重点提到，国家安全通过恐吓、强迫遣返和绑架镇压反对派在该区域的活动(S/2017/326，第 38 段)。专家小组的进一步调查表明，国安局在阿科尔·库尔·库克中将的领导下，继续恐吓和骚扰在邻国的反对派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2017 年 8 月 18 日，南苏丹在坎帕拉的安全特工人员与乌干达安全部门的一些人员合作，企图强行拘留苏人解反对派副军事发言人加布里埃尔·兰姆。南苏丹驻坎帕拉大使馆的国安局官员约瑟夫·奥乔拉雇用五名乌干达警卫，采取非正式方式开展了这一行动。<sup>30</sup> 虽然行动没有成功，但其策划及企图执行的方式都与国安局以往的海外行动相仿，如 2017 年 1 月两名南苏丹公民在内罗毕失踪事件。这两人是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成员阿加瑞·伊德利和南苏丹著名人权律师东·塞缪尔·罗克(S/2017/326，第 39 段)。

<sup>26</sup> 2017 年 8 月与参与该进程的前被羁押者派别成员进行的访谈。

<sup>27</sup> 塔班·邓·盖 2017 年 6 月在向安全理事会主席报告最新情况时指出，“安理会与里克·马查尔的接触相当于对里克·马查尔及其犯罪分子野蛮行径的受害者、那些遭受苦难、丧失生命的无辜民众的一种侮辱”。Tamazuj 电台，“塔班·邓敦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停止与马查尔对话”，2017 年 6 月 5 日。

<sup>28</sup> 2017 年 9 月和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和内罗毕与多个反对派和政府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sup>29</sup> 据引述的报告称，2016 年 1 月至 12 月南苏丹战斗中共使用 1 022 名儿童，其中 207 名由塔班的盟军招募。邓·盖一直致力于建立民兵队伍，对抗马查尔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部队，在上尼罗河州和团结州开展军事行动，招募儿童兵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sup>30</sup> 2017 年 9 月在坎帕拉与苏人解反对派领导人进行的访谈。

31. 国家安全局特工人员针对的目标还包括散居国外的政治活动人士和记者，包括南苏丹记者。在一个案件中，国安局阻止美国之音驻华盛顿的南苏丹记者约翰·坦赞·马布苏延长护照，称其关于冲突的报告“具有反政府性质”。<sup>31</sup> 其他国际记者曾也被临时拘留、驱逐出境或禁止入境。据包括四名受到影响的记者在内的多个消息来源称，最近数月，南苏丹媒体管理局未批准或取消了至少 20 名外国记者在南苏丹的核证，从而有效地禁止他们进入该国。这些记者来自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新闻组织，其中许多人已经拥有在南苏丹报道的丰富经验。专家小组与一些记者进行的访谈显示，媒体管理局局长艾利加·艾利尔·库艾在执行禁令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此人在新闻、通信技术和邮政部长(南苏丹政府官方发言人)迈克尔·马库埃·卢思和国安局局长阿科尔·库尔·库克领导下工作。<sup>32</sup>

32. 2017 年 8 月，自由职业记者克里斯托弗·艾伦在乌干达边界附近卡亚的战斗中被打死。据反对派消息来源称，他是反对派部队一次对政府阵地袭击行动的随行记者。<sup>33</sup> 有关艾伦死亡情况的报告相互矛盾，反对派消息来源称，艾伦当时佩戴着记者标记，但仍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政府则否认这种说法。<sup>34</sup> 但是，马库埃部长增加了艾伦是蓄意攻击目标这一结论的可信性，他说，“[艾伦]是反叛分子。他和反叛分子一起攻击城镇，在反叛分子的前线被打死。”马库埃后来否定了他这一说法。<sup>35</sup>

33. 就反对派而言，尽管苏人解运动反对派马查尔派坚称他们随时欢迎实现和平的政治进程，马查尔及其追随者却一再拒绝应邀出席伊加特和其他区域行为体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会议。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只要他们的领导人仍被关押在南非，他们就不会加入这一进程。<sup>36</sup> 2017 年 10 月 4 日，马查尔在比勒陀利亚与伊加特代表团就高级别振兴论坛举行会谈，他的团体称会谈“非常成功”。<sup>37</sup> 马查尔态度突然转变符合南苏丹以往谈判的定式，即使谈判进程存在缺陷也需要参与，这是为避免被称为“破坏者”、避免招致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孤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sup>31</sup> 国家安全局仍不允许 John Tanza Mabusu 护照延期。2017 年 10 月与 Mabusu 进行的访谈。

<sup>32</sup> 专家小组与 5 名记者举行会谈，了解他们在南苏丹报道工作受到限制和阻碍的情况。大家都对专家小组表示，国家安全局人员和马库埃在这些限制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sup>33</sup> 苏人解反对派对记者发表的谈话，John Bowden 在“American journalist killed in South Sudan”中提及，*Hill*, 26 August 2017; 以及专家小组 2017 年 9 月在内罗毕与反对派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sup>34</sup> “南苏丹对美国记者死亡‘表示遗憾’”，美国之音新闻，2017 年 8 月 30 日。

<sup>35</sup> 同上。

<sup>36</sup> 2017 年 7 月、8 月、9 月和 10 月在内罗毕、坎帕拉和比勒陀利亚与多个苏人解反对派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sup>37</sup> 《苏丹论坛报》，“官员称马查尔与伊加特振兴小组的会谈‘富有成效’”，2017 年 10 月 6 日。

## 四. 族裔暴力和人道主义危机

### A. 瓦乌：把拒绝粮食援助作为战争武器

34. 在整个 2016 年和 2017 年期间，苏人解在西加扎勒河州的瓦乌及周边地区开展戡乱行动，分族裔对平民进行攻击，使超过 100 000 人境内流离失所，<sup>38</sup> 毁坏财产和生计，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S/2016/793，第 16 段)。援助机构试图开展应对行动，减缓和防止人道主义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政府却有系统地拒绝这些机构接触需要援助的民众。专家小组认为，该国政府在 2017 年大部分时间故意阻止将挽救生命的粮食援助送到一些民众手中。这样的行动相当于将粮食作为一种战争武器，意图对那些政府认为反对其议程的平民造成苦难。拒绝援助造成大量人口极端缺乏粮食安全，瓦乌县大巴加里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饥饿造成营养不良和死亡的结果已经记录在案。<sup>39</sup>

35. 政治和经济利益是瓦乌及周边地区法提特族和丁卡族之间数十年族裔暴力的驱动力。<sup>40</sup> 联合国、人权研究人员和记者记录了苏人解及相关丁卡族民兵对法提特族平民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sup>41</sup>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赛义普(西亚卜)·加特罗克·泰伊岱少将是瓦乌县苏人解的指挥。<sup>42</sup> 专家小组曾强调指出，泰伊岱对 2015 年在团结州南部地区按族裔有针对性地攻击平民行动负有责任(S/2016/70，第 48 段)。瓦乌县的苏人解属苏人解 1 区指挥部，由加布里埃尔·约克·里亚克中校担任司令，直至 2017 年 5 月。<sup>43</sup> 由于约克·里亚克在违反 2014 年 1 月《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之间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扩大南苏丹冲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制裁委员会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对其实施制裁。

<sup>38</sup> 作为一项流离失所指标，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西加扎勒河州有 101 377 人境内流离失所。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南苏丹：人道主义准入简介”，2017 年 9 月。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20171011\\_\\_Humanitarian\\_Snapshot\\_September.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20171011__Humanitarian_Snapshot_September.pdf)。

<sup>39</sup> 这一评估参考了许多机密来源提供的信息，他们对局势有着丰富、第一手的了解，他们与专家小组谈话的前提是身份保密。专家小组 2017 年 9 月和 10 月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在朱巴进行的访谈。

<sup>40</sup> 土地是导致经济关系紧张的核心问题，丁卡族人赶着牛群从附近地区来寻找肥沃牧场，侵犯了法提特族人的农田。就政治紧张关系而言，法提特族觉得已被朱巴政权边缘化。

<sup>41</sup> 联合国新闻中心，“南苏丹：瓦乌镇关系紧张，联合国维和部队继续保护平民”，2012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高级官员称，追究南苏丹境内侵犯人权的责任‘日益重要’”，2017 年 4 月 23 日，(可查阅：[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6609#.Wgn6IVtSxph](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6609#.Wgn6IVtSxph))；人权观察组织，“南苏丹西部地区平民在惨遭杀害和酷刑”，2016 年 5 月 24 日；Richard Nield，“瓦乌流离失所者讲述死亡和恐怖逃亡经历”，半岛电视台，2016 年 12 月 21 日。

<sup>42</sup> Thayip (Thiab) Gatluak Taitai 2015 年 12 月出任当地苏人解 5 师指挥官，2017 年 8 月轮换调离。他上任不久，就从北加扎勒河州和瓦拉布州向该地区调入了更多的丁卡族部队。

<sup>43</sup> 见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设立和维持的个人、实体及其他团体制裁名单，可查阅：<https://scsanctions.un.org/fop/fop?xml=htdocs/resources/xml/en/consolidated.xml&xslt=htdocs/resources/xsl/en/southsudan.xsl>。

36. 苏人解部队在打击苏人解运动反对派部队行动中采取戡乱战术,2016年初开始有针对性地袭击瓦乌县及周边地区的法提特族平民。苏人解部队2016年4月在瓦乌镇部署了米-24型攻击直升机,专家小组先前得出结论认为,除非得到南苏丹高级官员,包括时任苏人解总参谋长保罗·马隆将军的批准,不会进行这一部署(S/2016/793,第9段)。<sup>44</sup>2016年6月24日,瓦乌镇爆发暴力事件,苏人解袭击了以法提特族为主社区中的平民(S/2016/793,第16段),<sup>45</sup>致使大约80000人在瓦乌镇流离失所,或逃往位于该镇南部和西南部由反对派控制的大巴加里地区。<sup>46</sup>在激烈的战斗中,苏人解实行法外处决,实施广泛的性暴力,劫掠宅院和牲畜,毁坏作物,大巴加里地区平民深受其害。<sup>47</sup>

37. 2017年4月,苏人解部队因两名苏人解军官在瓦乌镇外的伏击中被杀,在该镇开展了暴力报复行动。<sup>48</sup>暴力导致了第二波大规模流离失所浪潮,人道主义机构估计又有22000至25000人被赶出家园。<sup>49</sup>据报,瓦乌镇外最近在2017年7月还曾爆发冲突(S/2017/784,第23段),<sup>50</sup>但南苏丹特派团指出9月中旬暴力略有减少。<sup>51</sup>10月初,新任命的瓦乌州州长安杰罗·塔班·比亚丘就前政府官员所犯“错误”,即苏人解部队在约克·里亚克指挥下对平民实施的暴力公开道歉。<sup>52</sup>然而,专家小组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人解高层领导和文职当局为追究苏人解部队在军事行动中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而采取了任何有意义的步骤。<sup>53</sup>

<sup>44</sup> 另见 Tamazuj 电台,“目击者:在据报发生冲突后,政府直升机在该镇上空盘旋”,2016年4月7日。

<sup>45</sup> 2016年8月至11月在内罗毕及通过电话与人权方面机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以及人权观察组织,“南苏丹:西部地区平民惨遭杀害和酷刑”,2016年4月7日。

<sup>46</sup> 见国际移民组织“南苏丹瓦乌战斗导致人道主义需求激增”,新闻稿,2016年6月28日,可查阅:[www.iom.int/news/fighting-wau-south-sudan-triggers-spike-humanitarian-needs](http://www.iom.int/news/fighting-wau-south-sudan-triggers-spike-humanitarian-need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南苏丹:瓦乌最近人道主义局势”,第3号,2016年6月29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UNICEF%20South%20Sudan%20Wau%20Humanitarian%20Situation%20Update%20-%2023%20-%2029%20June%202016.pdf>。

<sup>47</sup>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报告。

<sup>48</sup> 三名粮食署承包商在暴力中被杀。见粮食署,“粮食署谴责三名工人在南苏丹瓦乌被杀”,新闻稿,2017年4月14日,可查阅:<https://www.wfp.org/news/news-release/wfp-condemns-killing-three-workers-wau-south-sudan>; Tamazuj 电台,“瓦乌暴力死亡人数增至31人”,2017年4月21日。

<sup>49</sup> REACH,“瓦乌县:粮食安全和生计概况”,2017年5月至7月。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ach\\_ssd\\_food\\_security\\_and\\_livelihoods\\_profile\\_wau\\_county\\_may\\_to\\_july\\_2017.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ach_ssd_food_security_and_livelihoods_profile_wau_county_may_to_july_2017.pdf)。

<sup>50</sup> 2017年7月,丁卡族对立团体发生冲突,基尔总宣布瓦乌进入紧急状态。S/2017/789,第12段。

<sup>51</sup> 见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瓦乌堪称‘典范’”,新闻稿,2017年9月14日。可查阅:<https://unmiss.unmissions.org/wau-could-provide-“model”-return-home-south-sudan’s-displaced-people>。

<sup>52</sup> Tamazuj 电台,“瓦乌州新州长向民众道歉”,2017年10月3日。

<sup>53</sup> 政府向瓦乌派出的“调查委员会”编写了关于2016年6月暴力的报告。2016年7月25日,两名苏人解士兵因在2016年暴力事件中杀害平民而被处死。2017年4月,总统下令抓捕暴力肇事者。但是,南苏丹特派团人权主任在暴力事件两周后访问当地时,并未发现有人被抓。专家小组在本报告筹备期间致函政府,核实采取后续步骤的情况。见 Riek Gai Kok 及他人,“调



38. 瓦乌及周边地区平民人道主义状况不断恶化，人道主义行动也经常中断。<sup>54</sup> 专家小组根据其调查结果得出结论认为，政府经常不准援助机构接触居民中的某些群体，特别是在瓦乌镇外的地区。大巴加里地区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地区是，长期以来政府系统性地拒绝援助进入并造成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状况引人注目。

39. 在 2016 年 6 月和 2017 年 4 月暴力大幅增加之前，大巴加里地区的平民就已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一个人道主义评估团在 2016 年 5 月发现，大约有 21 400 名平民因 2016 年 2 月暴力事件而流离失所。评估团观察到，房屋和村庄被毁，存粮已经耗尽或被抢掠一空，村民被迫食用野生的根茎和树叶果腹。<sup>55</sup> 尽管存在这样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以及对平民可以预见的影响，2016 年 6 月中至 2017 年 8 月，在约克·里亚克指挥下，苏人解只偶尔允许向该地区分发粮食。<sup>56</sup> 在 2017 年 1 月的一次难得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境内流离失所者报告称，他们担心城镇受到攻击，被迫住在丛林中，妇女则报告称在前往瓦乌镇的公路上并在检查站遭受了性暴力。由于粮食短缺，许多人每天只吃一顿饭，用野生植物充饥。<sup>57</sup> 尽管如此，直至 2017 年 3 月 11 日，政府不许从陆路运发任何粮食，<sup>58</sup> 并通过以下方式阻止人道主义工作者接触弱势群体：限制援助机构通行；在检查站对人道主义工作者进行恐吓和骚扰；营造一种普遍不安全的气氛，令援助行动无法开展。<sup>59</sup>

查委员会关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瓦乌事件的报告”，报告于 2016 年 8 月 1 日提交南苏丹总统，可查阅：<https://radiotamazuj.org/uploads/media/58efad0639319.pdf>；Tamazuj 电台，“两名苏人解士兵因瓦乌杀戮事件被射击队处死”，2016 年 7 月 25 日；非洲新闻，“南苏丹总统基尔下令逮捕最近暴力事件的肇事者”，2017 年 4 月 12 日；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人权主任表示，追究南苏丹境内侵犯人权责任依然是最大挑战之一”，2017 年 4 月 23 日与人权主任进行的访谈，可查阅：<https://unmiss.unmissions.org/accountability-abuses-remains-one-biggest-challenges-south-sudan-says-unmiss-human-rights-director>。

- <sup>54</sup> 例如，2017 年 4 月至 7 月，由于安全问题，人道主义机构暂停在瓦乌平民保护点外分发粮食，援助的地域范围大大缩小。见 REACH，“瓦乌县：粮食安全和生计概况”，2017 年 5 月至 7 月。
- <sup>55</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机构间快速需求评估报告：大巴加里地区”，2016 年 5 月 20 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60623\\_baggari\\_irna\\_report.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60623_baggari_irna_report.pdf)；《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第 7 号，2017 年 5 月 30 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60530\\_OCHA\\_SouthSudan\\_hb7.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60530_OCHA_SouthSudan_hb7.pdf)。
- <sup>56</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第 3 号，2017 年 2 月 17 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217\\_OCHA\\_SouthSudan\\_Humanitarian\\_Bulletin\\_3.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217_OCHA_SouthSudan_Humanitarian_Bulletin_3.pdf)；“南苏丹：人道主义准入简介”，2017 年 8 月，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20170909\\_Access\\_Snapshot\\_August\\_final\\_0.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20170909_Access_Snapshot_August_final_0.pdf)。
- <sup>57</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南苏丹：人道主义准入简介”，2017 年 2 月 17 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217\\_OCHA\\_SouthSudan\\_Humanitarian\\_Bulletin\\_3.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217_OCHA_SouthSudan_Humanitarian_Bulletin_3.pdf)。
- <sup>58</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南苏丹：人道主义准入简介”，2017 年 3 月，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407\\_ssd\\_access\\_snapshot\\_march.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407_ssd_access_snapshot_march.pdf)；难民署，南苏丹业务最新通报，第 5 号，2017 年 3 月 1 日至 15 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UNHCR%20SSD%20Operational%20Update%20No%2005%20-%201-15%20March%202017.pdf>。
- <sup>59</sup> 在整个 2016 年 11 月和 12 月及 2017 年 1 月期间，有多份报告称，援助人员被拒绝进入瓦乌镇外的地区。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准入简介》，2016 年 11 月和 12 月及 2017 年 1 月，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161207\\_november\\_accesssnapshot\\_0.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161207_november_accesssnapshot_0.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125\\_december2016\\_accesssnapshot.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125_december2016_accesssnapshot.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216\\_access\\_snapshot\\_january\\_2017.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170216_access_snapshot_january_2017.pdf)。



此后，政府仅允许通过成本更为昂贵的空运方式提供援助，致使粮食不安全危机进一步加剧。<sup>60</sup>

40. 2017年8月，政府一年多来首次放宽对大巴加里地区的准入限制，一些人道主义组织得以向12 000多人大规模分发食品和救生援助。<sup>61</sup> 境内流离失所者描述称，政府部队强迫人们迁移，民众多次步行前往较安全的地点，途中有数十人至数百人饿死。评估小组记录到焚烧和抢劫村庄及毁坏庄稼的行为，<sup>62</sup> 并注意境内流离失所者没有工具或种子，无法利用8、9月份的雨季进行耕种。<sup>63</sup>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等人道主义机构<sup>64</sup> 发现大量营养不良情况，其中重度急性营养不良率很高。<sup>65</sup> 另一个评估团发现，2017年1月至9月，有164名幼儿老人死于饥饿和疾病。<sup>66</sup>

## B. 上尼罗州：以族裔为目标减少人口和威胁强迫迁移

41. 专家小组记录了2015年以来政府反复攻击尼罗河西岸约翰逊·奥隆尼领导的Agwelek民兵以及苏人解对该地区希卢克族平民实施暴力，迫使他们流离失所的情况(S/2017/789)。专家小组2017年8月底与人道主义工作者进行访谈时，他们估计留在上尼罗州马拉卡勒平民保护点外的希卢克族人不足17 000名，主要集中在阿布罗克镇及周边地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随着苏人解部队迫使Agwelek民兵从马拉卡勒撤往科多克，整个上尼罗州战火弥漫，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已多次逃亡。为应对新的流离失所浪潮，人道主义机构试图更换援助地点。<sup>67</sup>

42. 2017年1月以来，尼罗河西岸冲突加剧，苏人解稳步迫使反对派部队北撤，并控制了潘宜康县和法绍达县主要的居民点，导致大量民众跨越北部与苏丹的边

<sup>60</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第15号，2017年10月10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171010\\_OCHA\\_SouthSudan\\_Humanitarian\\_Bulletin15.pdf](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SS_171010_OCHA_SouthSudan_Humanitarian_Bulletin15.pdf)。

<sup>61</sup> 专家小组与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机密来源谈话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准入情况已大为改善。专家小组将监测局势，以确认趋势是否具有持续性。另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南苏丹：人道主义准入简介》，2017年8月；《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第15号，2017年10月10日。

<sup>62</sup> 尤其是在2017年，耕种的庄稼被毁，成千上万的农民未能收获就逃离家园，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加剧。

<sup>63</sup> REACH，“瓦乌县：粮食安全和生计概况”，2017年5月至7月。

<sup>64</sup> 这是2017年4月底粮食署因工作人员被拘留暂停行动以来，粮食署及其合作伙伴首次在大巴加里地区采取应对行动。见粮食署，《南苏丹：情况报告》，第195期，2017年9月22日。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FP%20South%20Sudan%20Situation%20Report%20%23195%20-%2022%20September%202017.pdf>。

<sup>65</sup> 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南苏丹》，第15期，2017年10月10日；儿基会，《南苏丹：人道主义状况报告》，2017年9月30日，可查阅：[www.unicef.org/appeals/files/UNICEF\\_South\\_Sudan\\_Humanitarian\\_SitRep\\_30\\_Sept\\_2017.pdf](http://www.unicef.org/appeals/files/UNICEF_South_Sudan_Humanitarian_SitRep_30_Sept_2017.pdf)。

<sup>66</sup> 专家小组看到的机密资料。专家小组评估了信息，并根据该来源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已有数据来源，认为报告高度可信。

<sup>67</sup> 见无国界医生组织，“南苏丹：流离失所人潮持续，北方边界地区的新局面”，新闻稿，2017年10月6日。可查阅：<http://www.msf.org/en/article/south-sudan-continuing-displacement-new-reality-many-along-northern-frontier>。

界逃生。2017年1月1日至9月15日，共有86 297名难民逃往与法绍达县和潘宜康县交界的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和白尼罗州。<sup>68</sup> 2017年4月，苏人解部队的进攻行动以控制科多克告终。攻势开始前，许多民众已预先搬走，大多去了阿布鲁克，少数去了苏丹。<sup>69</sup>

43. 9月11日，苏人解部队与苏人解反对派中与里克·马查尔和约翰逊·奥隆尼(苏人解反对派/Agwelek派)有关的派别在阿布鲁克以南15公里处的阿杜杜村附近发生冲突。政府部队与最近叛离苏人解反对派马查尔派的希卢克卡尔族成员联手，据称袭击并从苏人解反对派/Agwelek派手中夺取了阿杜杜。9月12日，战斗蔓延到阿布鲁克，苏人解控制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鉴于阿杜杜周围发生战斗，民众和人道主义工作者预见到即将到来的进攻行动，绝大多数平民立即离开了阿布鲁克，前往丛林或邻近村庄。有30多名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撤离到了马拉卡勒。<sup>70</sup>

44. 9月14日，法绍达州州长奥塞普·奥凯向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发出最后通牒，<sup>71</sup> 限令他们在此后7天内离开阿布鲁克，迁往科多克。<sup>72</sup> 人道主义界认为，命令试图将境内流离失所者强行赶回家园，这违反了联合国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指导原则。<sup>73</sup> 政府声称，预计苏人解反对派/马查尔派将对阿布鲁克及周边地区进行报复性袭击，政府在科多克能够更好地提供安全保护，因此告诉科多克的原有居民以及在该镇有亲属的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其他人主要来自潘宜康县和瓦乌希卢克，政府将为这些人在科多克镇以北大约两公里处的高乐村建立一个营地。从阿布鲁克到科多克的30公里路程可能布设了地雷，因此非常危险。在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压力之下，法绍达州当局似乎至少在短期内撤销了州长的最后通牒，允许平民和人道主义人员留在阿布鲁克。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目前正在为阿布鲁克及周边地区大约15 000名平民提供服务。<sup>74</sup>

### C. 赤道大区：强占土地和攫取自然资源

45. 苏人解部队及其结盟民兵2016年和2017年在赤道大区开展的戡乱行动使数十万平民颠沛流离，超过400 000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几十万难民逃往乌干达。赤道大区民众表示，苏人解部队及其结盟的丁卡族 Mathiang Anyoor 民兵实

<sup>68</sup> 难民署，“苏丹：来自南苏丹的难民”，2017年10月。可查阅：<http://data.unhcr.org/SouthSudan/country.php?id=204>。

<sup>69</sup> 专家小组2017年9月通过电话以及在朱巴与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机密来源进行的访谈。

<sup>70</sup> 同上。

<sup>71</sup> Altheb Okij 曾是 Johnson Olony 的得力助手，最近被第一副总统任命担任这一职务。

<sup>72</sup> 必须指出，当地官员和苏人解曾试图限制向上尼罗州需要援助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见 S/2016/70 和 S/2017/326。

<sup>73</sup> 专家小组2017年9月在朱巴与人道主义机密来源进行的访谈以及2017年10月与人道主义机密来源的通信。

<sup>74</sup> 见无国界医生组织，“南苏丹：流离失所人潮持续，北方边界地区的新局面”。

施了一系列暴虐行为，包括杀戮、任意逮捕和拘留、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酷刑、抢劫和破坏财产(S/2016/963 和 S/2017/326)。<sup>75</sup>

46. 赤道大区的反对派部队，尤其是苏人解反对派/马查尔派和前苏人解副参谋长托马斯·西里洛·斯瓦卡将军领导的民族拯救阵线，不能定期得到武器弹药补给，因此基本依靠在与苏人解及其民兵代理人冲突中缴获的物资。由于苏人解和 Mathiang Anyoor 民兵迫使大区众多民众离开家园，而且资源匮乏又限制了反对派团体开展行动的能力，苏人解与反对派部队之间仅发生零星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这并没有减轻留守平民的苦难，连续数月没有收到军饷的苏人解部队以及缺少补给的反对派部队继续对平民进行掠夺。中赤道州耶伊周边地区普遍存在不安全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无法前往他们的农场，而苏人解士兵则掠夺庄稼并高价出售。面对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留在耶伊的平民实际上被困在城内，难以获得食物和医疗。<sup>76</sup>

47. 随着赤道大区大片土地上的人口减少，全副武装的丁卡族牧民正赶着大批牛群进入平民已经逃离的地区。专家小组收到的报告显示，一些牛群为朱巴的高级官员所有。<sup>77</sup> 因暴力而流离失所的赤道大区民众向国际调查员表示，他们认为丁卡族以及日益增多的牛群的存在是一种“强占土地行为”。<sup>78</sup> 2017年10月23日，南苏丹国家电视网南苏丹广播公司报道称，总统已经发布命令，指示苏人解部队确保牧民及其牛群从赤道大区撤出。<sup>79</sup>

48. 除牧场外，赤道大区还拥有自然资源，长期以来武装团体攫取这些资源，用于资助军事行动。在与喀土穆政府内战期间，黄金和柚木行业是苏人解的资金来源。<sup>80</sup> 由于南苏丹经济下滑以及反对派团体缺少外部赞助，苏人解和苏人解反对派都想方设法从黄金和柚木中获利。柚木是一种宝贵的硬木，该地区产量相对较多，特别是在中西赤道两州。专家小组9月访问朱巴期间收到目击者报告称，苏人解部队在中赤道州硬木贸易集中地拉伊尼亚守护已经采伐的柚树。据当地社区消息来源称，柚木贸易商付钱给苏人解反对派部队，以便在森林里安全地采伐柚木，然后付保护费给苏人解，从而能够沿着通往乌干达的公路运送采伐好

<sup>75</sup> 另见南苏丹特派团，“耶伊：侵犯人权和暴虐情况，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可查阅：[https://unmiss.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human\\_rights\\_violations\\_and\\_abuses\\_in\\_yei\\_july\\_2016\\_to\\_january\\_2017\\_0.pdf](https://unmiss.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human_rights_violations_and_abuses_in_yei_july_2016_to_january_2017_0.pdf)；人权观察组织，“士兵认定我们是叛军：南苏丹赤道大区的暴虐行为不断升级”（2017年）；大赦国际，“男子被抓就杀害，妇女被抓就强奸：赤道大区的暴行将国家粮仓变为屠城”（伦敦，2017年）。

<sup>76</sup> 两个保密来源。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关于反对派控制区平民处境的信息有限，因为几乎没有国际组织能够持续进入这些地区。

<sup>77</sup> 专家小组2017年9月在朱巴与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机密来源进行的访谈。

<sup>78</sup> 2017年9月在朱巴与南苏丹特派团、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区域分析人员进行的访谈。一名苏人解地方指挥官告诉一名区域分析人员，除非得到朱巴方面的批准，他无法针对对牧牛人的投诉作出回应。

<sup>79</sup> Tamazuj 电台，“基尔命令牧民离开五个赤道州”，2017年10月25日。

<sup>80</sup> David K.Deng，“新领域：南苏丹大规模土地投资基线调查”，挪威人民援助会。可查阅：<https://reliefweb.int/report/sudan/new-frontier-baseline-survey-large-scale-investment-southern-sudan>。

的柚木并从乌干达出口。<sup>81</sup> 当地工作机会稀少，因此柚木公司对地方经济非常重要，但当地官员担心，柚木行业监管不力且日益混乱，为武装团体开展非法贸易创造了机会。耶伊河州州长 David Lokonga Moses 2017 年两次(7 月和 10 月)暂停砍伐柚木作业，他指出需要加强对该部门协调一致的管理和监督。

49. 专家小组还收到多份报告称，南苏丹在该区域走私黄金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黄金像柚木一样，是苏人解在与苏丹内战期间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sup>82</sup> 联合王国的赤道黄金公司和南非的新库什勘探采矿有限公司这两个最大的黄金开采公司据报因缺乏安全停止了正式勘探，但在许多地区，大规模手工开采仍在进行，包括在耶伊东南部和邦固南部和西部(中赤道州)、卡波埃塔东南部(东赤道州)与乌干达和肯尼亚边界沿线以及西赤道州、琼格莱州、上尼罗河州的小片地区。<sup>83</sup> 据 2016 年的一次评估估计，可能有多达 60 000 人参与手工采矿。<sup>84</sup> 一些消息来源报告称，部分南苏丹黄金可能通过乌干达出售。<sup>85</sup> 但是，南苏丹和乌干达黄金业都缺乏透明度和有力监督，因此无法进行适当评估。由于政府石油收入继续大幅减少，黄金开采和走私作为资助目前军事行动的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可能得到提升。

## 五. 选举和政府合法性危机

50. 专家小组在最近的 120 天报告(S/2017/789)中着重指出，尽管南苏丹普遍存在不安全状况，但政府仍继续推动将制定选举时间表作为高级别振兴论坛的目标。在《关于解决南苏丹冲突的协议》失败、来自反对派团体的挑战日益增加、国际社会对其继续寻求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予以谴责之际，南苏丹政府将选举视为确保其合法性的一个机会。在伊加特成员国中，乌干达推进选举的心情最为迫切，这加深了许多反对派团体的看法，认为乌干达总统结束冲突的构想是维持苏人解领导下的现状。<sup>86</sup>

51. 如果推动选举的势头得到加强，国际社会，特别是南苏丹特派团，将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支持一个南苏丹民众基本认为是非法并有可能导致南苏丹族裔进一步暴力分裂的进程，或者拒绝支持这一进程，并使该国政府与联合国之间的对立情绪加深。

<sup>81</sup> 两个机密来源。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

<sup>82</sup> Cortaid, “南苏丹的采矿业：地方社区的机遇和风险——南苏丹中赤道州东赤道州小规模和个人金矿开采基线调查”，2016 年 1 月。可查阅：[www.cortaid.org/n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03/South\\_Sudan\\_Gold\\_Mining\\_Report-LR\\_1.pdf](http://www.cortaid.org/n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03/South_Sudan_Gold_Mining_Report-LR_1.pdf)。

<sup>83</sup> 专家小组 2017 年 10 月与区域专家就自然资源问题的来往电子邮件，2017 年 10 月。另见 Okech Francis, “经济混乱助长非洲最年轻国家的淘金热”，布隆伯格通讯社，2017 年 7 月 5 日。个体采矿区地图，另见 Cortaid, “南苏丹的采矿业”，2016 年 1 月。

<sup>84</sup> 见 Cortaid, “南苏丹的采矿业”，2016 年 1 月。

<sup>85</sup> 乌干达并非主要的黄金生产国，但乌干达银行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6 年黄金出口额(3.4 亿美元)几乎是 2015 年(3 600 万美元)的十倍，大部分黄金运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见证组织 2017 年 6 月发表题为“贪污、管理不当和政治影响正在破坏对乌干达矿业部门的投资，并对民众和环境构成威胁”的报告，表示来自南苏丹的黄金可能通过乌干达转运他国。

<sup>86</sup> 与乌干达苏人解运动统一进程参与者进行的访谈。



## 六. 武器

52. 2017年9月，专家小组审查了南苏丹特派团扣押的50件武器和3 000多发弹药，这些武器弹药是2016年7月政府和反对派部队发生战斗后，特派团在人们进入平民保护点之前收缴的。这些武器的生产来源和年份多种多样，与武器专家此前在南苏丹观察和记录的库存武器相一致(见附件一)。<sup>87</sup> 专家小组仍在等待一些武器制造商的答复，以确定这些武器是如何及何时进入该国的。

53. 专家小组正在协同苏丹问题专家小组，追查一辆装甲车的来源，这辆车是2017年7月反对派部队在麦乌特附近的作战行动中从政府军手中缴获的(S/2017/789，第33段)。这辆装甲车与在苏丹使用的类似装甲车相同，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已查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一个供应商。专家小组联系了参与这笔交易的公司，正在查找更多这些车辆的采购信息。

54. 专家小组还收到包括书面证据在内的资料，显示一架载有“31吨武器(包括AK-47步枪、备用弹匣、刺刀及相关器械)和弹药”于2017年8月29日抵达乌干达恩德培，收件人是Bosasy物流公司(见附件二)。专家小组的消息来源称，这些武器按计划将继续运往朱巴。<sup>88</sup> 专家小组还从这些武器原产国的有关部门收到了进一步的文件，包括最终用户证书、武器序列号和弹药批号。<sup>89</sup> 如果这些武器今后运到南苏丹，这类信息将有助于监测。

55. 专家小组继续调查向南苏丹反对派团体供应武器的报告。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称，上尼罗州的Agwelek部队在2017年9月和10月收到了武器。专家小组没有相关资料，无法独立确定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与专家小组交谈的反对派战地指挥官继续声称，他们没有收到任何补给，并指出政府部队在2017年取得重大军事进展，作为这一说法的佐证。<sup>90</sup> 缺少武器供应促使反对派对政府哨所进行攻击，特别是在赤道大区，各反对派团体试图用政府库存武装自己。<sup>91</sup>

## 七. 结论

56. 南苏丹冲突不久将进入第五个年头，主要交战方几乎没有任何克制的迹象，特别是萨尔瓦·基尔总统领导的政府。专家小组审查了各种报告并与证人进行了

<sup>87</sup> 专家小组与国际武器专家的讨论以及对武器报告的审查，包括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实地快报：对南苏丹境内苏人解反对派部队的空投武器和弹药——苏丹人民解放军2014年11月在琼格莱州缴获的装备”（伦敦，2015年）。可查阅：[www.conflictarm.com/wp-content/uploads/2015/06/Weapons\\_and\\_ammunition\\_airdropped\\_to\\_SPLA-iO\\_forces\\_in\\_South\\_Sudan.pdf](http://www.conflictarm.com/wp-content/uploads/2015/06/Weapons_and_ammunition_airdropped_to_SPLA-iO_forces_in_South_Sudan.pdf)。

<sup>88</sup> 两个高级别南苏丹军方消息来源单独提醒专家小组注意这批物资。这些消息来源过去提供过准确的军火物资信息。乌干达及Bosasy物流公司过去在向南苏丹运送军火方面发挥的作用已在专家小组前两次报告(S/2016/70和S/2016/963)中记载。比如，见“保加利亚风险军火可能抵达南苏丹：政府保证保加利亚军火走私商及俄罗斯伙伴将实话实说”，2017年8月26日。可查阅：<https://bivol.bg/en/risky-shipment-of-bulgarian-weapons-for-uganda-might-reach-south-sudan.html>。

<sup>89</sup> 专家小组存档的2017年10月与保加利亚政府的来往公函。

<sup>90</sup> 评估的依据是2017年10月与包括高级指挥官在内的反对派人士进行的访谈。

<sup>91</sup> 2017年9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与反对派指挥官进行的访谈。

访谈，这些信息显示，苏丹解和国家安全局高层领导正在总统知情的情况下，指挥以粮食为武器并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在该国上尼罗州的尼罗河西岸及瓦乌附近的巴加里县这两个地区，蓄意采取将平民作为目标的战术的情况尤为严重。在巴加里，这种战术已经造成至少 164 名儿童和老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亡。

57. 南苏丹各地持续出现的攻击平民行为以及目前的军事行动都清楚表明，该国仍然没有追求和平的真正意愿，而是希望通过军事胜利实现和平。总统、第一副总统及本报告中点名的政府其他成员尤其如此。本区域各方正在努力解决对大多数南苏丹人来说不断恶化的局势，但除非采取定向制裁等适当措施消除破坏者，否则不认真参与和平倡议、甚至直接破坏和平倡议的情况将可能继续存在。

## 八. 建议

58. 专家小组提出建议如下：

(a) 为表明安全理事支持实现南苏丹包容各方、可持续和平的决心，制裁委员会根据第 2290(2016)号决议第 9 段和第 10 段的规定，对那些应对威胁南苏丹和平、安全和稳定行动和政策负责的人进行指认。除专家小组 2016 年向制裁委员会提交的机密附件以外，专家小组还在本报告和 2016 年的前几份报告(S/2016/70、S/2016/793、S/2016/963、S/2017/326 和 S/2017/789)中提供了证据，用以指认那些应对决议第 9 段中所述行动或政策负责或合谋这些行动和政策的多名个人，包括那些应对导致饥荒等空前人道主义危机的状况负责的人。专家小组将在一份补充文件中，向制裁委员会提交可能被列入这一类别的个人名单以供审议；

(b) 为表明安全理事支持实现南苏丹包容各方、可持续和平的决心，为了防止持续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专家小组认定这种行为与各方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供应武器和弹药直接相关，安理会应禁止向南苏丹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或相关物资。专家小组重申其在 2015 年临时报告(S/2015/656)第 84 段(d)、(e)和(g)中概述的关于这种禁运执行方式的建议。专家小组评估认为，武器禁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将对政治和安全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c)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请南苏丹特派团就大巴加里地区和上尼罗州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报告，以确定是否有人在这些地区对平民实施了暴行。



## Annex I Examination of weapons

In September 2017, the Panel examined 50 weapons held by UNMISS in Juba. This represents a sample of weapons used during the fight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July 2016. It is probable that most of these weapons were in the possession of opposition forces given that they were seized from combatants as they fled the fighting in Juba.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ses the weapons examined by the Panel:

Number	Description
42	AK-pattern variants – 7.62mm
4	Galil assault rifles (2 x model ACE 31, 2 x model ACE 32) – 7.62mm
2	CQ “M16-type” assault rifles – 5.56mm
1	PKM light machine gun – 7.62mm
1	RPG Launcher (no manufacturing marks, likely deliberately removed)

The weapons’ year of manufacture ranged from 1961 to 2013. Fourteen of the weapons had manufacturing marks from factories located in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Eastern Bloc, while 12 had manufacturing marks from Chinese factories, four from Israeli manufactures, and one Ethiopian-manufactured weapon. The remaining weapons had indistinct or illegible markings. Given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on provenance,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y with certainty when many of these weapons entered South Sudan, however the Panel has been able to establish that the Israeli manufactured weapons were part of a consignment shipped to South Sudan in September 2013.<sup>1</sup> Given the markings on the Israeli weapons, the Internal Security Bureau of the South Sudanese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consignee. The Panel is attempting to trace other weapons in this sample where data is available.

A sample of the weapons documented is represented in the pictures below:

### *Figures I & II*

Model Type 56-1, produced by State Factory 26 in China in 2013. Weapons with the same manufacturing marks were documented by the NGO 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near Bentiu, South Sudan in May 2014.<sup>2</sup>



*Figure I*

<sup>1</sup> Panel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24 October 2017

<sup>2</sup> Email conversation with 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October 2017



*Figure II*

*Figures III & IV*

AKM manufactured by Izhevsk Machinebuilding Plant in the USSR in 1961.



*Figure III*



*Figure IV*



*Figures V & VI*

ACE 31 Assault rifle produced by Israel Weapons Industries (IWI), with marking ISB NSS (Internal Security Bureau of the South Sudan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Figure V*



*Figure VI*

*Figures VII & VIII*

CQ model assault rifle (5.56mm calibre), manufactured in China, likely in 2013.



*Figure VII*



Figure VIII

Figures IX & X  
Ethiopian AK- Pattern GAFAT-1.



Figure IX



Figure X



*Figures XI & XII*  
RPG Launcher with manufacturing marks removed



*Figure XI*



*Figure XII*

*Figures XIII & XIV*  
Chinese manufactured PKM Light Machine gun.



*Figure XIII*



Figure XIV



## Ammunition

*Figures XV, XVI, & XVII*

The Panel also examined the more than 3,000 rounds of ammunition also seized by UNMISS in July 2016. However, given the time available and the number of rounds and diversity of the sources of manufacture,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ocument every piece of ammunition. As the rounds are without their packaging, tracing them to their first consignee is impossible. Nevertheless, the examination indicates that none of the ammunition was manufactured after 2015.



*Figure XV: Rounds of 7.62mm ammunition seized by UNMISS in July 2016*



*Figure XVI: Sample of 7.62x39mm ammun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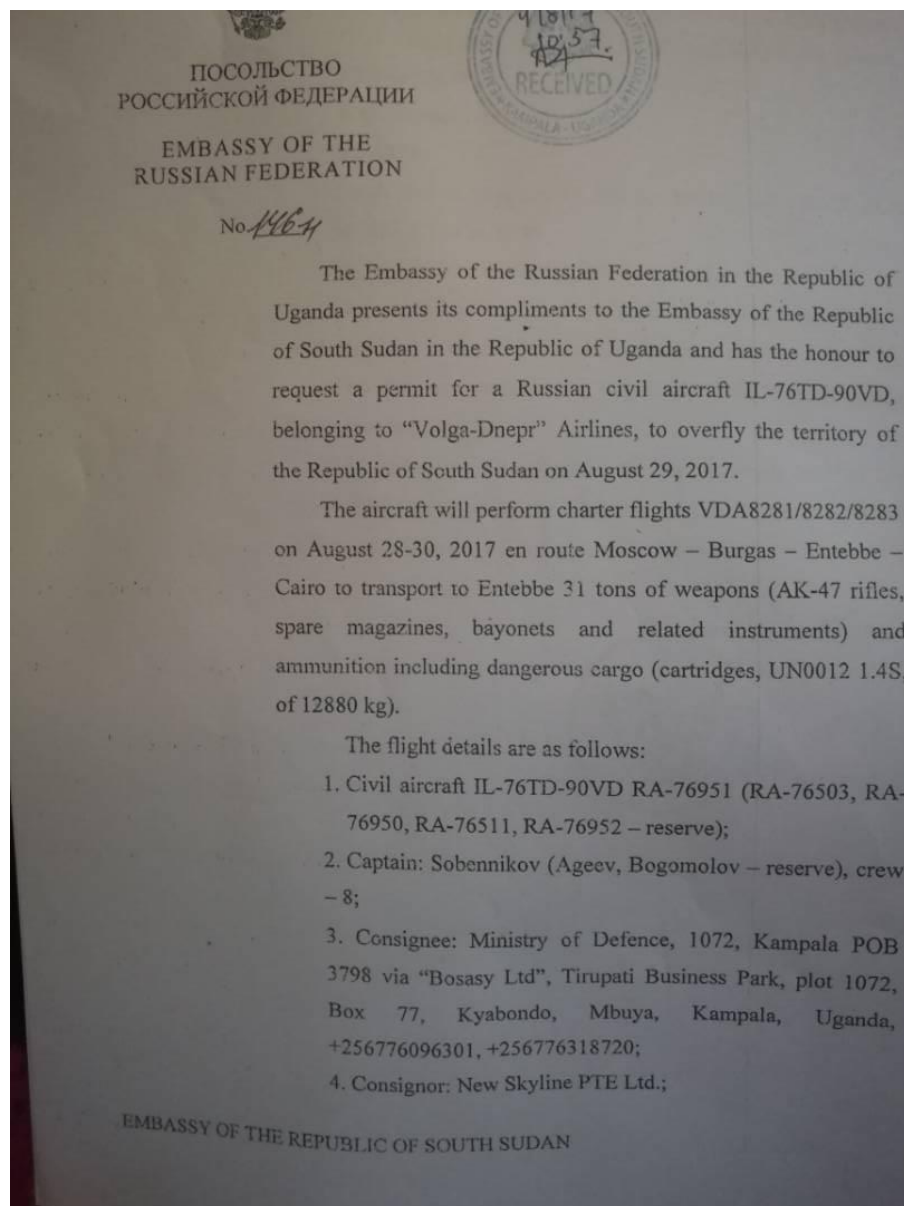
*Figure XVII: Sample of 7.62x52Rmm ammunition*



*Figure XVIII: Sample of 5.56mm ammunition*

## Annex II Weapons transport document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were provided to the Panel by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20 August 2017. The documents subsequently appeared in some media reporting in September 2017.



*Weapons transport document, page 1*

5. Sender: Bulgaria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JSC. Sofia 1616 Bulgaria, 15-17 Belavodski Pat Street, +35929170202;

6. Flight plan (UTC time):

**VDA8281**

South Sudan (August 29, 2017): MKL/1119 UB527 JUB  
UG656 ATUGA/1205

Flight altitude: FL260-350 (7900-10700 m).

The aircraft is equipped with TCAS systems. There is no photo equipment or prohibited cargo aboard.

The Embassy would highly appreciate if the flight clearance is communicated to it.

The Embass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vails it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the assurances of its highest consideration.

Kampala, August 27, 2017



*Weapons transport document, page 2*



### Annex III Implementation of the asset freeze and travel ban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06 (2015), the Panel has continued to gather, examine and analyz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by Member States of the asset freeze on the six designated individuals. The definition of “assets” covers all funds, other financial assets and economic resources, which are owned or controll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ny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that may be designated by the Committee, or by any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acting on their behalf or at their direction, or by entities owned or controlled by them.<sup>1</sup>

The Panel has obtained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sup>2</sup> one of the six listed individuals, still maintains assets in South Sudan. The Panel’s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Mangok is a shareholder of a business registered in South Sudan. Documents obtained by the Panel on his assets establish the following:

- That on 23 May 2011,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 was registered as one of the directors of Glob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o Ltd.<sup>3</sup> His share of the company’s capital is 40 per cent. The nomin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USD\$500,000.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s share would therefore amount to USD\$200,000.
- That on 6 August 2012, Monywaair Marial Chanuong was registered as one of the directors of Planet Holdings Ltd.<sup>4</sup> During the course of its investigations, the Panel established that Monywaair is the son of sanctioned individual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sup>5</sup>, who according to Panel sources, remains the actual beneficiary of 25 per cent of Planet Holdings Ltd.<sup>6</sup> The nominal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USD\$100,000.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s share would therefore amount to USD\$25,000.
- That on 5 November 2008, Gum Marial Chanuong was registered as one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iec Trading Investment Company.<sup>7</sup> On 18 March 2013 the presence of Gum Marial Chanuong 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iec Trading Investment Company was confirmed by the Chief Registrar of Companie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sup>8</sup> During its investigations, the Panel established that Gum Marial Chanuong is the son of listed individual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 who is the actual beneficiary of 33.3 percent company’s shares.
-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ocumentation obtained to date, the Panel has submitted an information request to Southern Sudan Associated Advocate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 Monywaair Marial Chanuong and Gum Marial Chanuong are still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mpanies, but has received no response.<sup>9</sup>

<sup>1</sup> Resolution 2206 (2015),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3 Mar 2015.

<sup>2</sup>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 was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 of the commander of Ground Forces on 24 May 2017. Eye Radio, “Kiir Appoints New Chiefs and Commanders for the Defense Forces,” 24 May 2017.

<sup>3</sup> Memorandum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Glob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o Ltd. witnessed by private advocate Dengtiel A.Kuur, member of Southern Sudan Associated Advocates from 24/05/2011.

<sup>4</sup> Memorandum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Planet Holdings Ltd. witnessed by private advocate Dengtiel A.Kuur, member of Southern Sudan Associated Advocates from 06/08/2012.

<sup>5</sup> Interview with an SPLA-IO source in August 2017 in Kampala.

<sup>6</sup> Data obtained from the source in South Sudan opposition in July 2017.

<sup>7</sup> Memorandum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Glob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o Ltd. witnessed by private advocate Dengtiel A.Kuur, member of Southern Sudan Associated Advocates from 05/11/2008.

<sup>8</sup> Document from the Chief Registrar of Companie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from 18/03/2013.

<sup>9</sup> S/AC.57/2017/PE/OC.50 –PoE request to Southern Sudan Associated Advocates from 22/09/2017.

- The Panel has also submitted six information requests to a number of banks operating in South Sudan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companies linked to Marial Chanuong Yol Mangok have their settlement account acting.<sup>10</sup>
- Investigations are continuing into the sanctioned individuals identified as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ies with a view to establishing whether they have other assets in South Sudan.

On 11 May 2017, the Panel received a letter of reply from Kenya Commercial Bank indicating that KCB had “frozen all accounts advised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esignations,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an article dated 24 October 2017 in *The East African*,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Central Bank of Kenya (CBK) had issued a circular on 10 October 2017 directing chief executives of Kenyan banks to give “a detailed report on accounts operated by the six generals as well as on assets they own or contro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other persons”, and to report to the CBK by 5 November 2017.<sup>11</sup> This action was taken following a 6 September 2017 “Advisory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Political Corruption Risks in South Sudan” by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 that certain South Sudanese senior political figures may seek to abuse the financial system.<sup>12</sup>

---

<sup>10</sup> On 2 October 2017,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were sent by the Panel to the Buffalo Commercial Bank, Alpha Commercial Bank, Equity Bank,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Ivory Bank, and Cooperative Bank of South Sudan.

<sup>11</sup> <http://www.theeastafrican.co.ke/oped/comment/Sanctions-against-South-Sudan-should-worry-Kenyan-banks/434750-4116278-gtctebz/index.html>.

<sup>12</sup> <https://www.fincen.gov/resources/advisories/fincen-advisory-fin-2017-a004>.



## Annex IV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With world oil prices holding steady between USD 50/60 per barrel, and limited prospects fo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roduction, oil—which still account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evenue—is not a viable near term financial lifeline.<sup>1</sup> The oil revenues for South Sudan are also limited by the continuing in-kind payments to Sud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ptember 2012 Agreement on Oil and Related Economic Matters (Agreement on Oil) signed by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stipulated that South Sudan would pay Sudan USD 3.028 billion for oil transit fees over 4 years. The transit fees to Sudan constitute USD 25.01 per barrel<sup>2</sup> of oil extracted from South Sudan. The current problem with the Agreement on Oil is that the South Sudan payment schedule was dependent on oil production levels, which declin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conflict,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global price fluctuations on South Sudan’s financial credibility was not reflected.<sup>3</sup>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absence of an influx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e oil industry is conditioned by the pervasive insecurity in oil-producing areas.<sup>4</sup>

At the end of June 2017, the total volume of funds borrowed externally by the government of South Sudan was estimated at USD 974 million. However, this figure could be approximate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of getting to certain statistics. The absence of new creditors confirms that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South Suda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almost unable to borrow externally. Only short-term advances from foreign oil traders (these amounts refer mainly to the Dutch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Trafigura) showed an increase from the past year to June 2017 (from USD 229 million to USD 289 million).

Qatar National Bank (QNB) is a significant creditor of South Sudan, providing letters of credit totalling around USD 650 million. The borrowing from QNB ended following a sharp decline in oil revenues and the Central Bank of South Sudan’s (CBSS) inability to follow the payment schedule. Consequently, in October 2015, QNB suspended the credit line. The existing credit facility was rescheduled in February 2016. The terms of the new schedule require South Sudan to pay QNB USD 10 million per month at one month Libor plus six percent margin. Later, the size of monthly instalments from CBSS to QNB was agreed to be reduced to US\$5 million.<sup>5</sup>

<sup>1</sup> Xinhuanet, “South Sudan parliament passes budget for next fiscal year,” 29 August 2017.

<sup>2</sup>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udan on Oil and Related Economic Matters, Addis Ababa, 27 Sept 2012. Also confirmed while meeting the government of South Sudan on 12 September 2017.

<sup>3</sup> Interview with former worker at the Ministry of Petroleum in September 2017.

<sup>4</sup> Xinhuanet, “South Sudan army downplays rebel’s threat to stop oil production,” 5 September 2017.

<sup>5</sup> Correspondence with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ated 21 Jun. 2017; Letter from Qatar National Bank dated 3 October 2017, in reply to the Panel’s letter of 14 August. 2017.